

抗戰常識講話

抗敵事迹蹟

百靈廟

編者著王清彬

正中書局印行



目 次

一 百靈廟的克復打破了敵人「大元帝國」的迷夢

(甲) 百靈廟是匪偽犯綏的重要根據地

(乙) 日人製造第二傀儡組織的陰謀

二 紅格爾圖一戰匪偽盡皆喪膽

(甲) 匪軍前後衝鋒六次都被我軍擊退

(乙) 匪犯綏東既遭失敗便改擾綏北

三 卡車隊衝破了百靈廟

(甲) 克復百靈廟造成綏遠抗戰中項光榮的紀錄

(乙) 匪偽反攻百靈廟的根據地也被國軍克復了

四 在「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之下匪偽紛紛反正

投誠

(甲) 蔣閩共同發表告匪偽軍兵士書

(乙) 王英匪部下金憲章石玉山首先反正

(丙) 張萬慶匪部下安華廷王子修繼起投誠

五 日人竟自招認是策動綏亂的主角

(甲) 日外務省正式否認日軍參戰但對「蒙軍」表同情

(乙) 日武官喜多誠一直認日策動綏亂不諱

一 百靈廟的克復打破了敵人「大元帝國」的迷夢

(甲) 百靈廟是匪偽犯綏的重要根據地

百靈廟又叫做貝勒廟，是烏蘭察布盟達爾罕旗政教的中心地。東面和四子王旗相連，南接武川固陽兩縣，是綏遠到外蒙必經的要道，路從歸綏向西北過蜈蚣壩到武川縣，只有九十里路程。再由武川向西北到百靈廟，是二百四十里路程。廟的周圍都是崇山峻嶺，共有九個山口，俗叫九龍口。廟的西北和西南有河流兩道圍繞。廟的面積大約有四方里，周圍有塔十一座。廟內住房二百多間，都是喇



綏遠國軍出發

嘛的個人產業。喇嘛有一千二百名之多。自從民國二十一年蒙旗籌備自治，德王就率領衛隊二營駐紮廟東的天池。後來雲王辭去蒙會主席，由德王繼任，德王受了日方的誘惑，蒙會等於虛設。二十四年察北六縣失陷，日人便竭力鼓動德王讓他組織偽蒙軍，好積極侵犯綏遠。百靈廟原來是綏北匪偽嘯聚的地方，地勢高亢，由武川上去，山勢更是陡直，易守難攻，是

兵家必爭的要地。匪偽既以這廟做犯綏的根據地，所以一經國軍收復之後，匪偽便失掉了重要的據點，在國防上關係非常重大，這件史蹟真是值得我們大書而特書的。

(乙) 日人製造第二傀儡組織的陰謀

自從暴日佔我東北四省，一手製造偽「滿洲國」做爲他操縱指使的傀儡，其慾望還不滿足，竟想更進一步再製造所謂「大元帝國」，聽說他預定的疆域，是由熱河起向西到新疆邊境，包括全部內蒙在內。製造這個傀儡組織的經費預算竟達四萬萬元之多。截至百靈廟克復以前爲止，共已耗去五千多萬元。日人打算把百靈廟作爲綏北獨一無二的

軍事交通根據地，所以在該廟克復以前兩個月內不斷由平津購辦大批煤炭白麵，經平綏路運到綏遠城，再由綏遠城用汽車轉運到百靈廟。自從國軍克復該廟，這些食糧燃料已被盡數截留，綏省軍民人心大快，這真是日本鬼子料想不到的事。

二 紅格爾圖一戰匪僞盡皆喪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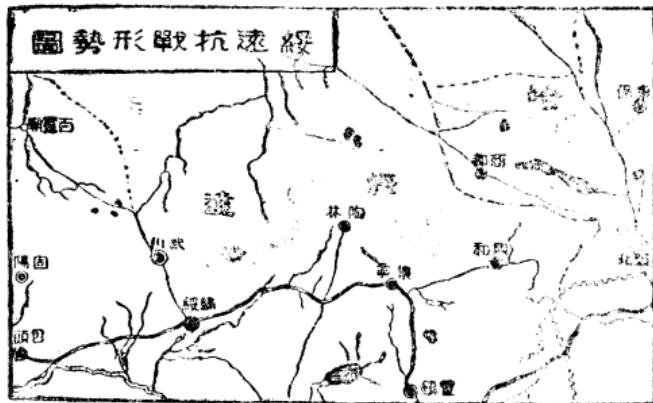
(甲) 匪軍前後衝鋒六次都被我軍擊退

民國二十四年察北六縣陷入敵手，綏省就已陷入「脣亡齒寒」的形勢，匪僞侵綏早已是意料中事。果然，自從

廿五年十一月初，日本就唆使王英匪軍由察北步步西進，大部分集中在商都、南壕塹兩處，從此進犯綏東陶林、興和，於是陶林、興和附近便發生了好多次的步哨戰。日方曉得王英匪軍實力單薄，敵不住晉綏防軍的一擊，便由熱河抽調偽軍六千，開往商都附近的寶昌、康寶一帶，做王匪的聲援。並有飛機多架，停在商都機場備用。自從十一月十一日起，商都偽匪等雜軍，就在李逆守信的指揮之下，一度進犯陶林。到十三日夜裏，李守信和王英部騎兵又聯絡了新招募的土匪一千多人，大舉向陶林、興和進犯。當時就和我駐軍趙承綬部的騎兵發生激戰，到十四日上午



，匪軍不支敗退。那一天日本飛機九架，飛到集寧上空偵察，停留一小時才去。十五日的早晨，匪軍三千餘人，帶山砲、野戰砲多門，圍攻陶林縣境的紅格爾圖，有日本飛機七架助戰。我軍彭毓斌師、和達密凌蘇龍部蒙鳥圖兵，與當地保衛團，分入碉堡應戰，匪衆在強烈的陸空軍砲火掩護之下，前後向我衝鋒六次，激戰到黃昏時候，終被我軍奮勇擊潰。十六日上午八



綏遠抗戰形勢略圖

時，匪軍三千多人由日本軍官指揮，在坦克車掩護之下，再犯紅格爾圖，戰況更加激烈，雙方肉搏四小時之久，我軍齊呼中華民國萬歲，聲震天地，士氣益發旺盛，殺敵更加努力。當時有敵機十五架助戰轟炸，投彈一百多枚，戰到下午三時，我軍卒將匪軍擊退，並擊落敵機一架。十七日，駐承德的日本軍隊，紛紛西開，多數換上匪軍服裝，

到商都參加犯綏。這一天陶林、紅格爾圖方面，仍有激烈戰事，敵機也不斷飛到該地上空偵察，但因我軍沉着應戰，敵人毫無所得。十八日，匪軍又用大力猛攻經格爾圖，我方因爲增援部隊開到前線，於是變更戰略，改守爲攻。

這一天上午二時許，我騎兵彭師由紅格爾圖向匪巢達拿村（商都屬）一帶猛力進剿，出其不意將匪擊潰，並佔領王匪的僞司令部。王匪倉卒間，落荒而逃，險遭捕獲。十九日上午七時，匪僞軍包悅卿、王英、李守信各部，分三路再向興和、陶林、土城子、南壕塹一帶猛攻，經我趙承綏部和民團合作，奮勇抵禦，卒將匪軍擊潰。這一天有敵機七

架助戰，我軍伏在衰草之中用步槍擊落敵機二架。

(乙)匪犯綏東既遭失敗便改擾綏北

王英等匪首爲進犯綏東幾次都吃敗仗，便和日方軍官開緊急會議，商量改變犯綏的辦法。結果決定轉擾綏北，以百靈廟做中心，進攻歸化、河套、包頭。到二十日，綏北形勢突然緊張。二十二日，匪軍便分四路進攻：一路由武川攻綏北，一路由興和攻豐鎮，一路出集寧，一路出陶林。二十三日百靈廟僞軍數千，突然分兩路向武川固陽方面出動。我當局得報，即令武川、固陽國軍分頭迎擊。

三 卡車隊衝破了百靈廟

(甲)克復百靈廟造成綏遠抗戰中項光榮的紀錄匪偽軍在綏東進犯失敗，便改變策略，轉擾綏北，以百靈廟爲中心，以德王、卓世海等部蒙兵爲主力，分兩路出武川、固陽，打算直趨歸綏、包頭，掩護王英匪部，深入綏西擾亂。我綏遠軍事當局因爲百靈廟是綏北重地，大陸交通的唯一要道，斷不能容匪偽軍長此盤踞，便於二十三日夜間下令，限次晨六時以前，攻下該廟。我軍由孫長勝、孫蘭峯分別擔任正副指揮，步兵張團擔任南方正面攻



集甯城外之戰壕

擊，步兵王靖國師劉團
擔任西面攻擊，騎兵劉團
圍繞到北面，擔任攻擊
飛機場和蒙政會辦事處
，步兵劉團一營擔任東
面陣地，而以騎兵的一部及東面劉團的一營，先期到百靈
廟山口東北通滂江的大道上截斷敵人歸路，又以劉團的另
一營為預備隊，配砲兵一營，由指揮官率領，從東南方大
道上，開始攻擊前進。正式攻擊戰，由二十三日晚十時開
始，國軍奮勇衝進，匪部起初據山頭險要頑抗，國軍由下

仰攻，前仆後繼。這時我騎兵已繞到山後，便與步兵前後夾攻，直到二十四日天明，國軍已逼近百靈廟。匪軍退入廟中，依然頑抗。我軍從廿三日午夜戰到廿四日天明，仍未得手。因廿四日午後將有敵軍五千趕到增援，而且九點鐘以後，敵機可以前來轟炸，白天攻險，更為不易，故當時我方指揮官見我軍死傷極重，便以孤注一擲，同殉國家的決心，把預備隊用載重大卡車載上，並用兩個裝甲汽車做前導，直衝而入，砲兵也採取衝鋒形勢，我方的指揮官，早置生死於度外，步行前進，視彈雨如無睹，於是士氣大奮，多帶傷而進攻，戰局為之突變。不久，我裝甲汽

車被敵擊壞，司機殉國，道路爲壞車所阻，不能前行，於是担任最後衝鋒的張振基連便下車冒彈雨爭上山頭。當時全連損失三分之一以上。既而山頭奪獲，我軍始有陣地，而百靈廟已在望中了。四面部隊遂乘勢突進，張連再繼續衝鋒，結果便在廿四日上午九時半克復了百靈廟，造成綏遠抗戰中最光榮的紀錄。

百靈廟被國軍克復後，由廟逃出的匪偽軍向東北潰退，日本的特務機關，也於事先潛移。這一次，計俘獲匪軍三百多名，步槍四百多支，和日方在廟存儲的煤炭、麵粉、汽油、子彈，不可勝計。此外再搜獲日方陰謀組織「大

元帝國」，及打通內蒙種種計劃書，以及地圖，並調查表冊等等有價值的戰利品。

(乙)匪偽反攻百靈廟的根據地也被國軍克復了

日方圖犯綏東綏北的計劃，雖都歸失敗，但還不甘心，除向熱河積極調張海鵬等部偽軍進入察省以外，又接濟李守信部偽軍飛機二十架，坦克車數十輛，打算到熱河偽軍集中完畢，就會同張萬慶、金甲三等偽部，以察北商都作為根據地，大舉反攻綏東，同時慘恿德王號集蒙旗部隊再犯綏北。但自從百靈廟克復以後，前線連日大雪，一切運輸暫時都告停頓，故自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幾天之中戰



長閣溫思李部傅之廟大入攻先首

事很是沉寂。其後天氣漸晴，積雪亦漸消融，匪僞又大舉反攻。十二月三日匪僞軍五千多人，由日本軍官指揮，以大廟爲根據地，向百靈



軍將義作傅之戰 遠綏持主

廟進攻，不逞。五日又用飛機八架飛往百靈廟上空，投彈一百多枚，因我軍另有防禦準備，故所以毫無損失。八日匪機再赴烏蘭花轟炸，投彈百枚以上，企圖以飛機轟炸的戰術，掩護匪部反攻。可是匪部經數度慘敗以後，早已潰不成軍，加以匪軍於戰敗之後，深自悔悟，反正投

誠的絡繹不絕，愈使匪軍士無鬥志，而予我軍以絕大的興奮和勇氣。九日夜，我軍圍攻大廟，在廟匪衆起初還想固守，故激戰甚久。到十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匪衆潰退，我軍遂克復大廟，奪獲輜重無算。按大廟又名大廟子，蒙古名錫拉木楞召，又稱什拉卯利召。西面離百靈廟一百六十里，南面離烏蘭花六十里，離武川一百五十里，東面離嘉卜寺約四百多里。匪僞自百靈廟被我克復後，就盤據該處，逐喇嘛，毀商店，蹂躪居民，慘酷萬分。潘王曾屢電閻錫山傳作義告急，請爲驅逐。十日克復後，蒙民都極歡喜，我軍入廟時，有多數蒙民歡呼，潘王並曾派員到廟勞軍。

四 在「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之下匪偽紛紛反正投誠

(甲) 蔣閻共同發表告匪偽軍兵士書

百靈廟克復後，蔣委員長爲使匪偽軍早日消滅，一面令軍政部次長陳誠赴綏，指揮國軍進剿，一面於十一月二十六日頒發勸匪偽軍投誠賞格，又與閻副委員長共同發表告匪偽軍兵士書，以便喚醒匪偽，促其覺悟，原書詞意極爲親切懇摯，茲錄如下：

「親愛的中國同胞們！你們爲什麼要侵犯綏東？」

同是中國人，你們甘心讓自己祖宗的墳墓受他人蹂躪？你們甘心讓自己的兒孫，去做他人的奴隸？你們打中國人是受了你們的喪盡天良的頭目的迷哄，還是自己情願呢？我們知道你們是受了頭目的壓迫，不得已而打中國同胞，並不是你們忘了自己的祖宗，不打算再見兒孫。你們想想：中國人打死中國人，是多麼痛心的事？！我們希望你們猛省，懇求你們的頭目趕早反正！你們要知道同胞們眼睜睜的注意着你們，認你們的行動是敗類，你們如果自己糊塗下去，你們必定要受四萬萬同胞的唾棄！中國同胞們！我們盼望大家，

最低限度中國人不應亡中國！醒悟的同胞們！快快回到中國軍隊裏邊來！」

(乙) 王英匪部下金憲章石玉山首先率部反正

自從綏北我軍連戰皆勝，聲威大振，匪偽軍在戰敗以後，深知道受人利用的不對，久已有了反正之心，所以自從蔣委員長和閻副委員長共同書告一經發表以後，立時在匪偽軍中引起很大的衝動，民族意識普遍的覺醒，造成這次如火如荼的反正運動。首先反正是王英匪部下石玉山和金憲章。王英匪部共計步兵兩師，騎兵三旅，金憲章是步兵第二師師長，石玉山是騎兵第一旅旅長，金石等在十

二月八九兩日率所部主要軍官二百多名、士兵五千多人先後反正投誠，並攜來馬匹無數，汽車十多輛，砲四門，輕重機槍二十多挺，此外尙有煙幕彈毒瓦斯彈及一切輜重文件等等極多。金石部下，經我方點驗改編後，金部集中武川一帶，暫編爲師，石部集中武川西北，編爲騎兵旅。據金憲章部下的副師長王惠民對中央日報記者談反正經過云：

「請您轉告全國同胞：我們今天已然回復我們的本來面目。我們一時或者會被國人誤會，但是相信一切事實，當局必已全部明瞭。當我們起初加入匪僞各

部的時候，早就存了席捲其所有，待機而動的決心，只以時機未到，而且槍砲不全，所以不敢妄動。截至最近，一切新式毒器和新式武器都已全部分發到部，我們認爲時機已到，無可再緩，便舉起義旗，號召所部大家一齊反正。相信凡是國人，愛國本無二心，或是受了一時壓迫，或是迫於環境束縛，或是別有用意，先入敵人部屬，以便乘機而動，一旦時機成熟，必能立時倒戈反正。」

(丙)張萬慶匪部下安華廷王子修繼起投誠

張匪萬慶部是僞第三軍裏的一師，總數四團，由兩旅

長安華廷王子修分別率領，在南壕塹駐紮。自從金石兩部反正以後，該師就不斷的和國軍李服膺部接洽，又經石玉山派人游說，因此已有待機反正的成約。不久陝變發生，該部曾一度觀望。日方也知道了點消息，就斷絕該部接濟。張匪知部下將有異動，乘（十二月十六日）出席德化會議的機會，向某方請求餉糈，不料仍得不到接濟，反而發出總攻擊令，該部就譁變起來。十七日某團首先自由行動，攜帶槍械到土城子，請求國軍收編。十八日又反正一旅，其殘餘一團亦於十九日繼起。到此全師都來歸誠。日方軍事當局就派機一隊轟炸，幸防禦得法，未受重大損失。

反正部隊總計人數二千多，有槍三千枝，其他武器輜重也不少。安王兩部反正部隊，後經我方改編爲兩旅，集中綏東。

安華廷王子修於二十五日對綏遠新聞界發表談話：說「本部原來打算等到某項祕密工作完成，再行反正，後來因爲日方乘我陝變發生，在嘉卜寺會議之後，急忙發出反攻命令，所以迫不及待，立時反正，好大大的把敵人打擊一下。本部反正的結果，不獨敵人反攻計劃被我破壞無餘，而且匪僞多已受本部愛國思想的輸入，人人皆知效順去逆，爲所應爲，所以最近還要有大批同胞來歸。匪僞的實

力，現在已經削弱，不久必定可以消滅淨盡」云云。

五 日人竟自招認是策動綏亂的主角

(甲) 日外務省正式否認日軍參戰但對「蒙軍」表同情

日本外務省發言人於十一月十八日解釋日本政府對於綏戰的立場，完全不承認日政府對於「蒙軍」進犯綏東負有任何的責任。該發言人說：綏東戰事純是中國國內事件，和日本無關，縱使有日本人民參加「蒙軍」作戰，也應該認為個人行動，和日本政府及日本軍隊毫不相干。該發言

人隨後又鄭重舉出歷史上外國人民參與他國內戰的事例數樁，並且公然承認日政府對內蒙因反共而起的任何防禦行動，表示同情。該發言人最後又負責說明：日政府對於綏遠戰事，絕未與聞，並且說：中國軍隊在其本國領土以內，對於侵犯者，無論怎樣痛擊，日本均無理由加以干涉，因為禦侮的能力是任何國家必具的基本要件云云。

(乙) 日武官喜多誠一直認日策動綏亂不諱

和日本外務省發言人所發表的上項聲明完全立於矛盾地位的，便是日本駐華大使館武官喜多誠一的談話。據當時上海國民社紐約電訊：喜多曾對泰晤士報訪員聲稱：日

本對內蒙現局確已參加，對於日本軍官曾經協助，當時集中綏東的蒙偽匪軍，他也直認不諱，並且披露日本分化內蒙的計劃，簡直要把一萬七千方里的中國領土，置於日本的統治之下。據說：日本軍部後備軍官，當時已在察北設立大規模的軍事學校，專門訓練「蒙軍」，日本軍官的薪給，是由蒙人擔任云云。中央社記者因為喜多上項談話和日本外務省與大使館歷次聲明非常矛盾，便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訪日本駐京陸軍武官雨宮巽詢問真相。雨宮回答說：據他想像，喜多武官決不至於作這樣露骨的表示。他隨後又聲明兩點：（一）他不敢保證在蒙偽匪軍裏面沒有日

籍的指揮人，他以為卽或有之，也不外日本浪人之流，可以任憑中國軍隊自由處分；（二）蒙偽匪軍所用的大部分銳利武器，即使是出自日本方面的供給，也必是一部分貪利的商人私運的，中國方面可以隨意取締云云。試看以上喜多的聲明和雨宮的談話，不但兩人的說法互相抵觸，就是雨宮的談話也是自相矛盾，他們打算以一手遮掩天下人的眼目，真所謂「欲蓋彌彰」了。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初版

常戰講識

百靈廟

實價國幣五分

編著者

王

清

發行人

吳

秉

印 刷 所

正 中

書

發行所

正 中

書

局 常 彬

(1059)

必 翻 版
究 印 權

